

三 通 小 叢 書

隨 踪 瑣 記

魯 彥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96

注 意

本局小書密，為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於目，並用對三紅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翻譯·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藍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 通 小 叢 書

王 魯 彥 著

隨 蹤

瑣

114818

記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北 師 大 圖 B2323695

目次

目次	頁
廈門印象記·····	1
西行雜記·····	二七
關中瑣記·····	四三

次

1

隨蹤瑣記

王魯彥著

廈門印象記

一 不准靠岸

船到廈門是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潮水頗不小。太古公司有一個碼頭伸出在岸外。我在船上望見了碼頭上豎着一個吊橋。我們的輪船正停泊在碼頭外一丈多遠的地方，這空隙似乎正是預備用吊橋來連接的。然而船已停了，卻不看見碼頭上有什麼人，也沒有人預備把吊橋放下來。從岸上來接客的人都在碼頭旁

邊下了小划子到了我們的船邊，我們船上的客人也都紛紛坐着划子上了岸。

『一定是那吊橋壞了，』我想，『不然，從吊橋上走過去多麼方便呵！』於是我也就隨着接客的坐了一隻小船上岸，到一家碼頭邊的旅館裏去住。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喫了一點東西，我又從旅館裏走了出來，想去望一望廈門的街市。

三 通 小 叢 書

走出旅館門口，我忽然看見太古碼頭上的人擁擠得很利害，吊橋已經放下了，行李和貨件紛紛由船上擔了下來。原來吊橋並沒有壞。

但是爲什麼不在船到的時候放下來呢？我猜想不出來。我很想問問這原因，可是沒有一個熟人，又聽不懂廈門話。

第二天，我跟着行李的擔子到了往集美去的汽船碼頭。那隻汽船很小，和

划子一樣大——甚至可以說比划子還小。這時的潮水也很大。但汽船卻沒有停靠到岸邊來。牠只是停在離岸一二丈遠的地方。我想不出這原因，只得跟着大家下了一隻划子，渡到汽船邊去。

在汽船上，我注意地望着海港，看見大小的輪船非常的多，但都停泊在海港的中間，或離岸不遠的地方。只有太古公司是特別的。

隨 蹤 瑣 記

『聽說廈門是一個有名的都市，廈門人有錢的很多，爲什麼不造碼頭呢？』我想，心裏覺得很奇怪。『由輪船上下都須坐划子，不是很不便利嗎？』

我覺得廈門人彷彿是不大聰明的，在這一件事情上。

但是過了幾天，我的這種感覺卻給我的朋友推翻了，我開始相信廈門人的智慧和力量來。

原來廈門有三大姓，人最多勢力也最大。那三姓是姓陳的，姓吳的和姓紀的。紀姓人世代靠弄划子過日子。自從有了輪船汽船，他們的生活受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不甘心，因此集合起來，不許輪船公司造碼頭，不許輪船靠岸。太古公司雖然是外國人辦的，而且單獨的造好了碼頭，他們也不怕。據說這中間曾經起了許多糾紛，但最後還是窮人們得了勝利，只許碼頭上的吊橋在輪船停泊二小時後纔放下來。

三 通小叢書

『不准靠岸！』每個弄划子的人都對輪船有着這樣的念頭。

二 中國首富的區域

到了廈門不久，我忽然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說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住在鼓

浪嶼。於是我急忙坐船到那裏去。

鼓浪嶼真是一個奇異的島嶼。牠很小，費了一個鐘頭，就可在牠的周圍繞了一個圈子。這裏有很光滑的清潔的幽靜的馬路，但馬路上沒有任何種類的車子。這裏的房子幾乎全是高大的美麗的洋房。

隨 記 瑣
「你看這一間屋子，一定以為是很窮的人住着的吧？」我的朋友忽然指着一間小小的破屋，對我說。「如果你這樣想，你就錯了。這一類房子裏的主人常常是有幾萬幾十萬財產的。」

「照你說來，這一個島嶼裏全是富人了！」我說。

「自然。窮人是數得清的。以面積或人口做單位，這裏是全中國的首富

『有錢的人全集中在這裏，可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這裏太平。除了這裏，全省的土匪幾乎如毛的多。』

『你未免笑話了！』我說。『既然土匪那末多，只要混進來一二十個，就不大太平了嗎？』

我的朋友聽了我的話，忽然沉默了。我留心觀察他的面色，他的眼臉紅了：我也就沉默下來，不再提起這事情。我想，大約是我的語氣使他感覺到不快樂了。

過了一會，我們一道走上了日光岩。這裏是鼓浪嶼最高的山頂。廈門的都市和其他的島嶼全進了我們的眼簾。

『你看見這邊和那邊是些什麼船嗎？』我的朋友指着鼓浪嶼的周圍的海面，

問我說。

我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這裏那裏停泊着軍艦，有的打着日本的旗幟，有的打着英美的旗幟。

我恍然悟到了我的朋友剛纔不快活的原因了。我記起了鼓浪嶼原來是租給了外國人的。

「你看見這輝煌的銅牌嗎？」我的朋友這樣說，當我們走過幾家華麗的洋房門前的時候。

我給他提醒了。這樣的銅牌我已經瞥見了許許多多，以為一定是什麼營業的招牌或者住宅的姓名，所以以前並沒注意的去看那上面的字。

「大日本籍民……葡萄牙籍民……日斯巴尼籍民……」我一路走着，一路

讀着，我覺得的我是在中國以外的地球上。

三 球大王

我初到廈門是住在一個學校裏。這樣可愛的學生，我從來不曾遇到過。他們的身材都很高大結實，皮膚發着棕色的光，筋肉緊綻，一看見他們，便使我聯想到什麼報上所登的大力士的相片。

皮球是他們的生命，每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已在床上聽見操場上的球聲了。這聲音一直繼續到喫早飯，上課。他們永不會感到疲乏，連課間休息也幾乎變成了運動的時間。每一班都有球隊，常常這一班和那一班比賽，這一個學校和那一個學校比賽，有幾次我看見運動員跌得很利害，膝蓋上流着血，禁

不住自己的心怦怦跳動起來，卻想不到他包紮好了，又立刻進了球場，彷彿並沒有什麼痛苦似的。

在我們江浙人的眼光裏，我敢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球大王。

隨 踪 環 記
除了很好的體格外，他們還有很好的德性。他們有誠摯的態度，坦白的胸懷，慷慨的心腸——而服從，尤其是他們的特點。他們從來不會叫一個教員下不得台，或者可以說，他們不大會感覺到教員的缺點。

「怎麼這裏的學生這樣好呢？」我常常想不出這原因來。

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了一個有名的小學校的章程，裏面載着詳細的規則，有一條是：罵人的學生，罰口含石頭半點鐘。還有幾種的犯規是坐監獄，

這時我纔明白了。

四 害人的蒼蠅

但是過了不久，我忽然看到另一面了。

廈門有一個學校裏的學生，把一個教員圍在幾十個人的中心，用木棍打破了眼睛，傷了腰背。

另一個學校的校長被學生用手鎗擊傷了兩處。

第三個學校的學生分成了兩派，帶着手鎗和手溜彈搶奪着學校。

我在別處也常常看到過學校裏鬧風潮的事，但總是離不開罷課，發宣言，貼標語，請願，這些無用的方法，大不了，伸着拳背着木棍。用手鎗和手溜彈是不曾聽見過的。

「這是這邊司空見慣了的，」我的朋友告訴我說，「你該聽見過械鬪這個名詞吧？從前在臧致平統治下，廈門的陳、吳、紀三大姓曾經和台灣人械鬪了一年多呢。——你聽見過一個蒼蠅的故事嗎？從前有……」我的朋友開始講述那個故事了。

「從前有兩個異縣的孩子在路上走着，遇見了一個蒼蠅。牠飛到了第一個孩子的鼻子上休息着，給這孩子知道了，他拍的一拳向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不料沒有打着蒼蠅，卻打痛了自己的鼻子。這蒼蠅給他一趕，便飛到第二個孩子的鼻子上。第二個孩子也是用力的拍的一拳，向着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但也沒有打着蒼蠅，一樣的打痛了自己的鼻子。於是他大怒了，和第一個孩子爭了起來。」

「——你不趕牠，牠不會飛到我的鼻子上來！」

「第一個孩子本來打痛了自己的鼻子，心裏很不快活，給第二個孩子這麼一說，也立刻大怒了。沒有幾句話，兩個人便打成了一團。」

「這時第一個孩子的母親來了。她扯開了他們，問他們廝打的原因。」

「你這孩子這麼不講理！蒼蠅飛來飛去干他什麼事！——第一個孩子的母親說。拍的一拳，打在第二個孩子的臉上。」

「於是這給第二個孩子的母親知道了。她趕到第一個孩子的母親面前，說：

「……你這女人這樣不講理！孩子打來打去干大人什麼事！第二個孩子的母親這麼說着，也是拍的一拳，打在第一個孩子的母親的臉上。」

『於是這一村裏的人跑出來了，他們不肯干休。那一村裏的人也不肯干休。最後兩村的人都自己集合起來，作成了對壘，互相殘殺攻擊，死了許多人，結下死仇——』

我的朋友的話到這裏終止了。他使我否認了『口含石頭半點鐘』的罰規的效力。

五 可怕的老鼠

四月的中旬，離開我到廈門纔一月，忽然發生了一件極其可怕的現象。這現象不僅籠罩了廈門，鼓浪嶼，集美，連閩南各縣在內了。

在這事情發生的前幾天，我在報紙上讀到了一條新聞，標題是『某街發現

死鼠，」底下一連打着三個驚嚇的符號。

我很奇怪，死了一隻老鼠，也有在報紙上登載的價值。細看這條新聞的內容也極平淡無奇，只報告這隻死鼠發現在某處罷了。

站在我背後看報的兩個學生在用本地話大聲的說着，我聽出兩個驚駭的字眼「啊唷！」底下就聽不懂了。

我轉過頭去，看見他們的眼光正注射在報上的那條新聞。

「難道這和蒼蠅一樣的含着重要的意義嗎？」我想。於是我問了。

「黑死症！可怕的黑死症又來了！」他們說。

「黑死症是一種什麼樣的病呢？我沒有聽見過。」

「一種瘟疫！又叫做鼠疫！」

於是他們開始講了起來。

原來這是閩南最可怕的一種瘟疫。每年春夏之間，不可避免的必須死去許多人。牠的微菌生長在鼠的身上，傳染人身非常迅速。被牠侵佔的人立刻發高度的熱，過不了一星期就死了。死了以後常常在頸間，手指間，或腳趾間，以及脅下胯下發出結核來。以前死人的多常常來不及做棺材，一家十餘口的常常死得一個也不留。近來外國人發明了防疫針以後，雖然死的人減少了一些，但許多人還是聽天由命的不願意注射，而且直到微菌侵入，防疫針就沒有效力，此外也就沒有什麼藥可救了。

一星期以後，空氣果然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報紙上天天登着某處死了多少，某處死了多少人。我的耳內也時常聽見一些消息。這時防疫運動開始

了，大掃除，注射，鬧得非常紛亂。我們學校裏死了一個人，附近的街上死得還要多。但是一般民衆只相信神的力，這裏那裏把菩薩抬了出來。

我的一個朋友寄寓的一家本地人，甚至還把死在外面的人抬到屋內來供祭，入殮了以後，在廳裏放上半月。

我雖然打了藥水針，但完全給這恐怖的空氣嚇住了。偶然走到街上去，就看見了抬着的棺材，聽到了哭聲。

天災人禍，未來在那裏呢？

六 人口興旺

然而未來究竟是有的。天災人禍雖然接連着，人口可並不曾有減少的現

象。他們只要留着一個人和財產一起，人口就會立刻興旺的。

似乎就因為死的人太多的緣故吧，本地女子的地位因之抬高了。本地男子要討一個妻子，總須化上很多的聘金。

隨 蹤 瑣 記
我的老朋友所在的一家報館裏，有一個担水工人曾經出了七百元聘金討了一個妻子。他的另外的一個朋友是曾經出了三千元聘金的。

這樣一來，人口似乎應該愈加少了？然而並不如此。他們有很聰明的辦法的。

有一次，我的老朋友忽然帶了一個六歲的小孩來，說是寧波人，要我和他用寧波話談談。我很奇怪，我的朋友居然會在這裏尋到別的寧波人，而且把他
17 的孩子也帶來了。

那孩子穿着不很整潔的衣服，面色很黃。一個窮人的兒子。我想，一定是我的朋友發現了一個流落在這裏的寧波人，想藉同鄉的觀念，來要我援助了。

於是我便說着寧波話，請他走近來。

但是他沒有動，露着怯弱的眼光。

「你是那裏人呢？」我仍用寧波話問他。

「噉載！」他說的是廈門話，意思是不曉得。

「怎麼？是廈門人吧？」我問我的朋友說。

「是寧波人，他有點怕生哩！」

「你姓什麼呢，小朋友？」我又問了。

「嚙載！」他搖着頭說。

「幾歲呢？說吧，不要怕呵！」

「嚙載！」又是一樣的回答。

「用上海話問問看吧！也許是在上海生長的。」我的朋友說，於是我又照着辦了。但他的回答依然是這兩個字。

「到底是那裏人呢？」我問我的朋友說。

「老實說，不清楚，只曉得寧波那邊人。」

「你從那裏帶來的呢？」

「一個朋友家裏。他是從人販子那裏買來的。」

「不犯法嗎？」

「在這裏是官廳不禁止的。化了一二百元錢，就可買到一個。本地人幾乎每家都要買一二個的。」

我給他說得喫驚了。這樣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這孩子到這裏快半年了，」我的朋友繼續着說。「他從來不說話，偶而說了幾句，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只知道說『嚙載』，無論他懂得或不懂得。彷彿白癡似的，據說他到這裏的頭一天，脫下衣服來，一身都是青腫的。顯然人販子把他打得很利害。他只會說『嚙載』，大約就是受了人販子的極大的威迫的緣故了。這裏是一個人口販賣的傾銷市場，也就是人口販運的總機關。來源是上海，上海的每一隻輪船到這裏，沒有一次沒有販賣人口。……」

我給這些話呆住了。

七 羅馬字拼音

廈門話真不易懂，跑到那裏好像到了外國一樣。就連用字，也有許多是我們一時不容易了解的。學校的佈告常常寫着拜六拜五，省去了一個「禮」字。

隨 街名常常連着一個「仔」字。從某處到某處的路由牌，寫着「直透」某處。

肥 有一次，我看見街上有一個工廠，外面寫着很大的招牌，叫做某某雪文廠。我不懂得「雪文」是什麼，跑到門口去一看，原來裏面造的是肥皂，纔記

起了英文的 SOAP，世界語的 SAPPO，法文的 SAVON，而廈門人叫肥皂是叫做 saupon 的。

我的老朋友告訴我，廈門話古音很多。如聲方面，輕唇歸重唇的例如房讀

若旁；舌上歸舌頭的，澈讀若鐵，娘日歸泥，娘讀若良，人讀蘭。韻方面：有閉口韻，如三讀 $ɿɿɿ$ ，今讀 $ɿɿɿ$ ，入聲帶阻，如一讀 $ɿ$ ，十讀 $ɿɿ$ ，沃讀 $ɿk$ 。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雖然平日在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有特殊的修養，在廈門已經住上三四年了，他還是不大會說廈門話。

同時，廈門人學普通話，也彷彿和我們學廈門話一樣的困難。雖然小學校裏就教國語，到了高中甚至大學的學生還不大會說普通話。他們寫起文章來常常會把「漸」寫作「暫」，把「暫」寫作「漸」，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錯。

但是有一天我卻看到了一種特別的異象。我看見許多男女老幼從一家教堂出來，各人都挾了一二本書。這自然是聖經之類的書了。

「他們都受過很好的教育，都認得字嗎？」我實在不相信，他們中間明明是有許多太年青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樣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裏買東西，瞥見了櫃台上一張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橫行的羅馬字，看過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麼，你懂得羅馬字拼音嗎？」

「是的。我們這裏不會寫中國字的，就學這個。」

「誰教你們的呢！」

「在教會裏學的。」

「不是北平幾個弄注音字母的那幾個人發明的嗎？」

「我們不知道。我們這裏已經行了很久了。教會裏的書全是用羅馬字印的。」

地音的。」

我明白了。我記起了鼓浪嶼有一家專門賣聖經的書店，但到那裏去翻看，果然發現了全用羅馬字拼廈門音的新舊約以及各種書籍，而且還有字典。據說是教會裏的外國人所發明的。

八 永久的春天

我愛廈門，因為在這裏的春天是永久的。

沒有到廈門以前，我以為廈門的夏天一定熱得厲害。但到了夏天，卻覺得比上海的夏天還涼爽。

「上海的冬天冷得厲害吧？我們這裏的人都怕到上海去哩！」

這話正和我到廈門去以前的心理是成爲對比的。

沒有離開過廈門的人，從來不曾見過雪。廈門的冬天最冷的時候也有四五度。草木是常青的。花的季節都提早了。離開繁盛的街道，隨地可以看見高大奇特的榕樹，連毛廁旁都種滿了繁密的龍眼樹的。農人們一年播兩次秧，還可以很從容的種植菜蔬。在我們江浙人種的不到一尺的大蒜，在廈門卻長得和蘆葦差不多，島上的山石大多是花崗岩。山巒重疊的起伏着。海湧着，睡着，呼號着，低吟着。晴朗的黃昏，坐着一隻小舟，任牠順流盪去，默默地凝神在

美麗的晚霞上，忘卻了人間苦。狂風怒鳴的時候，張着帆，傾側着小舟，讓波浪泊泊地敲擊着船邊，讓浪花飛濺在身上，引出內心的生的力來。黑暗的夜裏，默數着對岸的星火，靜靜地前進着，彷彿史可天空似的：

這一切，都告訴了我，春天在這裏是永久的。

西行雜記

一 離滬之前

被包又細好了。搬家。旅行，計算起來，幾乎沒有一年不細被包，有幾次，一年中還細了三四回。

「我要把你細起來，我要把你帶到別一個地方去。」我對着被包說。於是，被包就毫不反抗的任我細縛，讓我帶着走了。牠的命運完全在我的手中。

然而我自己的命運呢？却在另一個不識者的手中。

「我要把你細起來，我要把你帶到別一個地方去！」那個對我伸着手的人說。

於是我被牽着走了。

每次每次，都是這樣。這次也依然如此。

被包將經過一些什麼樣的路程呢？將被放在什麼樣的地方呢？——牠並不知道。

我呢，我也不能知道，將遇到一些什麼，見到一些什麼，將過一些什麼樣的生活，將是歡樂或悲哀，將是生或是死。

莉莎在望着我，想我抱，她不知道我是她的父親，更不知道我要走了。正

和我不曉得自己將遇到什麼一樣。

恩哥知道我要走了，但他不曉得我到很遠的地方去，他以為我和平素一樣的當天就會來。正和莉莎不知道我要走的一樣。

麗麗知道我將許久纔能回來，然而她却不曉得我為什麼要走。她不知道我不會立刻回來的一樣。

隨 蹤 環 記

蘭和母親可全知道了。她們知道我為什麼要走，什麼時候纔能回來。她們也和我一樣，不能知道我將遇到一些什麼，也不能知道她們自己一些什麼。

29

恩哥不息的把我所不需要的書籍往我的書箱裏扔。他放進，我拿出來兒又放在我的箱裏了。他似乎覺得這都是我平常

能知道我現在不需要這些；而我自己也怎能知道，將來會需要這些呢？

蘭和母親再三的叮囑我保養身體，吃得好，睡得早。然而誰又能知道愛健康的人偏偏容易生病，而不愛健康的人却反而長壽呢？

一切全不可知。不過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好的未來吧了。

我因此也希望我的旅途平安，希望我遇到高興的事。

二 滬平車中

一走進車廂，就彷彿到了北平似的。通專上的茶房幾乎全說着流利的諧和的北平話。這樣純粹的話，算起來已有七八年沒有聽到了。牠使我感到愉快和信任。雖然還在上海，却像到了直爽而誠實的北國。

車要開了，我忽然記起了剛纔電報上寫錯了日子。自己下去，趕不回來，便問茶房可有轉法。

「你寫紙條，我托他，他是我們自己人，掃車的，決不會錯！」

我絕對的相信，他不會錯，雖然他並不會再見到我。倘若是南方人，我可從得懷疑。

車慢慢的動了，快了。代表那夜的上海的燈光，漸漸疏淡，冷落起來，我們不久就在黑暗裏疾馳着。

老葉不息的坦白地唸他的詩給我聽。他真是一個大孩子。他使我覺得我自己老了。十年以前，我正和他差不多，有什麼說什麼，但現在却老是沉默了。

31 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我的歷史和生活，思想和感覺

「生活的技術。」

他說他的孩子聽不到鳥叫，他爲孩子憂愁

是一件值得悲傷的事。我

的孩子也這樣，許多孩子也正這樣，做父母的人常以爲都市的學校比鄉村的學校辦得好，自己愛都市，也便把孩子帶到都市來。却不知道都市的學校除了幾間堂皇的校舍以外，並沒有什麼。即使幸而真的辦得好，沒有自然的環境陶養孩子，也是可悲的。

車上的旅客頗有點擠。其原因在於坐三個人一排的長凳，全給先來的獨自佔了去，躺着。因此坐兩個人一排的短凳上，擠滿了人。已經在下半夜，每一個人都很疲乏，頭靠着硬而且直的椅背，打着盹，一會兒倒下頭來，一會兒左右傾斜着，朦朧地睜開了眼睛，又朦朧地閉上。這苦況，遠過於不能打盹的人。車廂裏這樣的人，現在佔了最多數，只有少數的人睡得很舒服。這在一個人。

不明白中國人脾氣的外國人看起來，我想，他應該為這些多數的人不平，或者覺得我們中國人的謙讓的美德吧？然而在我們，却是不足為奇的。現在擠在短凳上的人，倘若先到，見着長凳空着，也就照例的獨自躺下了，並不客氣。

隨 蹤 瑣 記

只有一件是例外，那就是那些可惡的茶房。他們是茶房，是侍候客人的，現在也竟佔了兩個長凳，兩個短凳。我看見有許多客人在對着那兩個躺着的茶房發出憤怒的眼光來。

「你得讓我睡一會吧？」一個青年得走來很客氣的說了。

「唔，唔！……」他朦朧地回答說。「回頭再說！我幾夜沒有睡啦！」

「這傢伙！」一個留着八字鬍鬚的西裝客人發氣了。「這還了得！誰給

茶房突然清醒了，立刻站了起來，哇哇哇哇。

『我真睡得糊塗啦！剛纔是你先生要鋪位嗎？……可以可以！』他搬着被單走開了。

『哼！……』客人得意地微笑着，便去躺在那椅上，很快地打起甜蜜的鼾來。

我終於疲乏地打了一會盹。

老葉在南京下去了。我少了一個伴。榮不愛說話，這長途的旅行將是可怕的寂寞。無意地唱起恩哥最常唱的『小白兔』，便想到了恩哥和一家的人，反而多了一些愁悶。

那偉大的輪渡就在前面了，我渴望着見到牠。我不曉得牠是什麼樣子，只

『不是你，是誰！你站在這一頭的！』他嚴厲的說。

那個揚州人不再否認了，只是默默地低着頭。

『媽的！』他彷彿要伸出拳來似的。『你拿去討飯嗎！一只碗也想偷！……』他來回的走着，咬着牙齒。

他真是一個真正的北方人。

車子終於往前面開了。過了幾個高的牌樓似的鐵架，便停在一只輪船裏。走下去看可並不大。一共四排，只裝得下十二個車廂，機車把我們前面的四個車廂放下，再回去拖了四個來，最後又拖了剩下的二個。到了對岸，又這樣的來回了三次。七點四十五分到南京，十一點纔離開浦口北開。我覺得實在太慢了。照從前的辦法，我相信在這時間內，我們可以從南京到浦口來回兩三次。

這偉大的輪渡，給我們的是肉體的舒服、不必上下，但同時牠給了我們靈魂的不安，使我們等候的焦急。牠又減少了我們一點行李的挑資，但同時也就減少了那些苦力收入。

隨 現在我被帶到江北了。從車窗裏望出去，只看見黃土和麥苗。不曉得是心理的作用，還是真的事實，總覺得沒有可看的野景。記得去年夏天坐着車往蘇州，微黃的稻和碧綠的荳葉像輪子似的在眼下滾動着，是多麼有趣呵！

記

三 隴海道上

37 到了徐州，想念起這裏的幾個老朋友。不曾踏到這裏的土地，已經十幾年了。這十幾年怎樣過去的？夢一般。少年的篷席在那裏呢？有……

有消息。我至少想望一望這久違的
淡的燈火，像幽靈一樣。

是黑暗的，什麼也沒有
是黑暗的

三 通 小 叢 書

車里的乘客，現在完全換了一副相貌。他們的皮膚全是粗而且老，沒有一個像年青的人。灰色或黑色的衣服，映着青銅的面色。男的女的，都緊繫着褲脚。車廂中偶然聞到刺鼻的蒜氣。雖然這許多人都是由不同的地方而來，但衣服行李，幾乎全是國貨，看不見一點洋氣或南方的風流。我感覺到我看見了真正的中國人。

查票的每站都來麻煩，不曉得什麼意思。熟睡纔不久，就給推醒來。

黎明的時候，機車噴着白沫，雲一樣，在地面蜿蜒着。牠掩住了荒涼的沙原，在我們的眼前幻出美麗的山水來。我十年前曾經走過這條路，但那時是在

隨 蹤 瑣 記

夏天，車廂開着窗子，進來的全是灰沙和乾燥的熱氣。現在兩旁的樹木愈加多了，可惜都還枯裸着。倘在春天，閉着車窗，擋住了灰沙的飛揚，在綠葉林中前進着，恐怕全中國再也找不出這樣美麗的旅程呢。

車過鄭州後，不復是沙原，兩邊的低地，澗溝，漸漸多了起來，但雖是澗溝，可並沒有水，現在都是人行，或車行的道路。我們的車子不時在低矮的山岡間走着。兩旁的樹木很多。高而且直的白楊接連的矗立着。隨後山岡漸漸高了，澗谷愈加低了，車子也開得慢了。上下左右一個一個的洞穴，這便是現代所住的古屋。他們住着這樣的地方，穿着破爛的衣服，吃着黑麵包，而勞作所得，還須供給官兒的水門汀，絲綢，西餐，汽車和一切奢侈品。

路愈走愈難了，車子時常傾仄着，軌旁不時出現——

的真像如臨深淵似的開着特別慢車，

輕輕地走了過去。拖

半車廂，便突然開着快車，怕後面的車廂落下坑去，要不管死活的把牠拖過來一樣，兩邊的山阜呼呼地叫着，幫着他的忙。車子又不時嗚嗚叫着，宏隆隆隆的進了黑暗的山洞，過了一個又一個，到洛陽一共十一個。

在車上，遠遠地看見白馬寺，又看見一個陵墓的遺址，問人家，說是漢獻帝的。車進洛陽界，一路看到高的墓碑，大約底下都是過去的大小官兒的家墓。田野中，像水缸大，腳盆大的，面盆大的隆起着的土堆，便是老百姓的墳墓了。再過幾年，這些水缸大的將變成腳盆一樣大；腳盆大的將變成面盆一樣大；而面盆大的則將鋤為平地，上面種起東西來，再也認不出了。爲了土地的生產，這是對的。倘若每一個死了的人都像故鄉的習俗似的或像這裏貴人的辦

。則多少年以後，可種植的地面漸漸狹窄起來，世界將是一個真正的墓地了。人生是一粒沙。永久在那裏呢？

隨 蹤 記
一個在洛陽下車的旅客告訴我說，洛陽的蒼蠅要咬人，把牠打死了，居然會發出血來。我說，怕是牛蠅那一類的東西吧？但他說不是，而是普通的蒼蠅。我覺得很奇怪。

洛陽以西，常常看到一類松柏的樹木，牠的樹葉，一直生到樹幹的脚跟。據說趙匡胤到潼關去的時候，恐怕回來不認得路，一路在樹幹的下端紮上草，因此以後就變成了這樣的樹木。

41
從洛陽到潼關又過了十四五個山洞，以硤石驛一個最長，過了靈寶後便隨時可以看見黃河。峭幽之險，這樣的地方，現在總算罕見了。

新開的平路，但也夠險了。只是有一黑乎乎失望的，一路全是不毛的土山，幾乎連一塊小石也不容易看見，而那顏色，既不是紅黃的，也不是黑的，却是沒有生氣的近黃不黃，近白不白的土。而且牠鬆得隨時可以倒下來，正如人的生命一樣。

關中瑣記

隨 蹤 瑣 記 一 古舊的潼關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深，車子進了潼關。幾分鐘後，我踏着了關中的土地。在以前，這裏纔算是真正的中國，我的故鄉是南蠻，是外國。所以歷來由東方來的，一進河南靈寶縣的函谷關，就叫做「進關」。所謂「出關」，乃是指東出函谷關，或西南出散關，東南出武關，西北出今甘肅之蕭關而言的。這說法，現在似乎必須變換了，尤其

潼關的夜，冷靜而且黑暗。除了從火車下來的很少的旅客和幾輛人力車外，便沒有別的人跡。街上沒有路燈，城門已經關了，等到了一輛要人的汽車，纔給開了，一齊進城。氣候並不覺得冷，似乎和上海的差不多。

第二天正是陰曆正月十六日，街上一隊一隊的走過高抬和高蹺，人非常擁擠。店舖很少。有幾家櫃台裏裝着爐灶，煎熬着鴉片，有幾家正在縣政府的隣近。原來鴉片的賣買，在這裏是公開的。

下午到東街看了一株大槐樹，據說就是馬超刺曹操的古蹟。樹幹一半在藥店裏，一半在布店裏，牆壁攔着，辨別不出多少大。據說五六個人還抱不住。離地一丈多，樹幹上有一個洞，說是槍刺的痕跡，三角形，直徑有一尺

多，裏面分成兩個小洞，不曉得多少深。我爬上特設的梯子，撫摸了一下，哄騙着自己遇到了古蹟。

出了東北門，循着馮玉祥所關的汽車路，不久就到了金陡關，金陡關一名隨第一關，在豫陝分界的地方。關在兩崗間，不很高，據說遊人都到這裏來觀賞，想是歷來戰事所必爭的緣故了。火車隧道就在關外的右側，上面設有天井通煙灰。走上關，北行一二十步，底下就是黃河。對岸山西境內的高山即伯夷叔齊餓死的那個首陽山了，那面的河邊有一個市鎮，叫做風陵渡，說是從前有女媧墓，女媧姓風，所以叫做風陵。山西有汽車直通那裏，為陝晉交通的要道。黃河沿着南北行的首陽山從北來，到這裏和西來的渭水相合，突然

低，岸邊的泥土且極容易崩潰。水經注云：「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謂之潼關。一然而現在却沒有危險。車夫說，那是因為城下壓着寶物的緣故；要不然，城裏一定給水衝走了。

潼關城廂的後背是華山脈，往東去叫做嶧山。起伏重疊，形勢很險。但和鄭州以西的山一樣，沒有草木，沒有石頭，都是灰白色的粘土，山上一層層的平地，是種麥子的，一個一個的洞，是住人的窩子。

潼關沒有特別的出產，除了有名的醬菜。牠只是交通的要道。

古舊，冷落，衰敗，這便是現在的潼關。

二 荒涼的旅程

三月二日，坐着人力車，由潼關西行約十五里，即折向北行。村落漸行漸稀漸小。每個村落都築着土堡，這也是我沒有看見過的情形。由潼關到朝邑縣都是平原，計程六十里，過了兩條狹窄的河，在南的是渭河，近朝邑縣的是洛河。這兩條河都沒有橋，洛河上連繫着幾隻船，和浮橋一樣，水大的時候，這浮橋，變做了渡船。過渭河有一隻很大的渡船。幾輛牛車，騾車，人力車都用這渡船載着過了河。

朝邑縣城在黃河灘上，地勢特別低，背後有三個土堡在高原上。遠遠望去，以為那就是縣城。

47
第二天早晨，坐着一輛騾車往郃陽，朝邑到郃陽有一百十里，漸走漸高，是上坡的路，還要翻溝，因此人家叫我天纔黎明就起行，給我雇了一輛快車，

所謂快車，就是兩個騾子拉着走的。但是我雖然起得早，車夫却來得很遲，出發的時候，已經七點半了。而快車也很慢，我的兩個騾子和人家的一個騾子一樣，一小時只能走十里路。這騾車，雖然從前在別的地方常常見到過，却還是初次坐，因此坐着也不舒服，睡着也不舒服，老是在車裏碰着頭，心像快被搖了出來，腸子振動得要斷了一樣。

一路往北，村落愈稀，差不多五里一個，十里一個，小的村落只有二三十家，沒有街市，沒有店舖，只有到了市鎮，纔有賣吃的。這一百十里中，車子只經過朝邑縣的一個市鎮，叫做兩女鎮。十時半到那裏，車夫問我要不要吃點東西，我不曉得這種情形，覺得肚子並不餓，沒有吃，因此一直餓到下午二時半，車子特地多走了十里路，潯到郃陽境內的露井鎮去休息。

四時從露井鎮出發，離縣城尚有三十里。翻了一個很長的溝，天將黑的時候，到了金水溝。過了溝，到縣城只有五里了。但這個溝是最不容易翻的。

所謂翻溝，原來就是過一條河道。但因為現在這河道沒有水，所以就成了車路。

隨 蹤 記
金水溝一上一下，約有一里路。坡很陡峻，沒有轉彎休息的平地，沒有攀手的東西，兩邊高聳着峭壁。頭上的天是長的，只有一丈光景寬。我下了車步行着，車夫紮緊了車內的行李，用一根木棍，綁住了一個輪子，只讓一個輪子轉動。他一路用另一根木棍隨時阻擋着那一個轉動的輪子，不讓牠走得太快，一面又緊緊地拉着騾子的韁繩，隨時勒住牠們的脚步。上坡的時候，去了輪上的木棍，加了一匹牛拉着走，車夫又在後面隨時用木棍阻擋着輪子。

面叱咤地鞭打着牲口。驢子悲慘地喘着氣，彷彿要倒斃的模樣。

沒有山水草木，地上全是灰白的粘土，找不到一塊石子，荒涼冷落，如在沙漠裏一般，這旅途。

三 郃陽——古有莘氏之國

郃陽縣志云：「嘗稽唐堯時，鯀取有莘氏女，而夏啟以莘封支子。殷初，伊尹耕於其野，後爲周太姒所生國。詩大雅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原註引朱傳云：洽，水名，在同州郃陽夏陽縣，流絕，故去水加邑。）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據此，則唐虞夏商之世，郃陽爲莘國明矣。」所以現在郃陽的東北區有伊尹墓，東區有太姒墓，帝譽墓。

據縣志，郟陽城東西二里，南北二里，但實際走起來，南北不到一里，東西最多也只是一里半。到城牆上遙望，城外一望無際，看不見什麼村落。縣城西北約四十里有梁山，但為高原所遮住。天氣晴朗時，可以在城牆上隱約地望見百七十里外的華山。

隨 蹤 瑣 記

城內文廟中存着一個曹全碑，明萬曆年間出土，為漢碑中最完全的一個。當時只一「因」字半缺，現則歷經塌墓，損缺的頗多，且搬動時受傷，斷裂成二，拼合之後，有十餘字損缺。但在所有的漢碑中，牠仍算最完全，最清楚的一個。字為八分體，清逸而遒勁，琢字亦無刀痕，沒有書撰人姓名。

教育局中又存着觀音佛塑像一個，為隋開皇四年所造。石純如玉，鐫鏤生聲。面貌和裝飾頗似印度人。此像前在城外某村中，沒有人注意。

古董商人偷賣了出去，已經運到黃河邊，大多纔知道牠是件古董，把牠奪了回來。

和潼關，朝邑一樣，郃陽的街上開着許多賣大煙的店，一元錢可買二兩多。據說每一家人家都有一二副煙具，自吸或招待客人。有些人吸的是四川的捲煙，或者蘭州的水煙。未到陝西以前，聽說陝西人有熬煙油點燈，有三五歲小孩子吸煙的，但在郃陽，並沒有聽到這種情形，據說這樣的事情是有的，但不是郃陽，吸大煙最厲害的說是要算山西的有些地方，那裏的人多吃白丸，那是煙土中最強烈的一種。今年的政府禁種雅片似頗認真，三申五令，逼着縣知事親自到鄉下去剷煙苗，所以我一路來去，官堂大路旁都沒有看見罌粟。

郃陽沒有醬油店，只有醋店，掛着醋店的招牌的，並不帶賣醬油。大家都

不很愛吃醬油，買來的醬油味道是苦的，墨汁一般濃黑。有一次，我們的廚房在簷口滴下了幾滴醬油，牠便像漆似的凝固在那裏，太陽晒了幾天，愈加膠固了。只有醋，是大家不能少的助料。一碟醋，一碟鹽，有時一碟辣椒油或大蒜，便是很好的下飯的菜。郟陽縣境內沒有水，許多井掘挖到七八十丈深的地方甚至吃沼中的污水。大家都愛惜水，有一家七八口共用一盆水洗臉的。只有離縣城三十里的夏陽鎮是在黃河灘上，且有澆水，種了一些菜蔬。郟陽幾乎沒有東西下飯。一年到頭很少下雨，井水很混濁，茶水裏全是灰土，白衣服愈洗愈黑，做出來的豆腐是黃色的。豬肉很便宜，一元錢可買六斤，鴨隻值大洋二毛，然而郟陽人也不常吃。夏陽的澆水出魚，大家不愛吃，也不吃，說是有毒。鴿子成對成羣地棲宿在每家的屋樑上，沒有人捉來吃。

的卵也不收。大家已經習慣了不吃菜的生活，只要有醋，有鹽，有蒜，有辣椒，一個一個的饅頭，無論冷的硬的，都吃得很有味。

郟陽沒有什麼工業品，店店販賣的布，帽子，襪子，鞋子以及一切的消耗品，幾乎全是河東來的，所謂河東，就是指的山西。只有羊毛氈子是牠的特產品，但不及俄國貨的美而柔而輕，所以牠的銷路也有限，而出產這氈子的地方又很多。

郟陽的土也全是粘土，一粘在衣服上，便不容易把牠刷掉。隨便那裏的土都可以挖起來燒磚瓦，用不着像江浙一帶挖得很深，而且還只很少數的土地。大家用的土磚，做起來非常容易。用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底裏撒一點灰，從地上刮起土來，放在木盒裏，家用棍子輕輕一敲，倒出來便是一塊土磚，所有的屋

子幾乎全用的這種土磚做的牆，屋上瓦下襯的也是那泥土。

房子的構造是這樣：朝南的有三間祖堂（他們叫祠堂），兩邊是朝西朝東的廂房，中間一個很狹窄的長方形的天井。人都住在廂房裏，每一個房裏有一個大土炕（夫婦睡的炕叫做配），橫直都可以躺上好幾個人。冬天一到，底下就生起火來。女人家做女紅的一天到晚盤着腿坐在炕上，據一個醫生說，郃縣的女人特別多病，來是這緣故，因為坐在那裏血脈不活，生火的時候，下身特別熱，光線空氣又不佳（紙糊的窗子和天花板）。但大家還是最愛住窰子，窰屋的時候，裏面特別用泥土造成窰子，有的甚至沒有窗子，黑洞洞的，大家說更加舒服，冬溫夏涼。

甚。天時壞，種田的人愁收穫不多，天時好，愁工作的人少。牛車，騾車，驢子，拖的負的又非常遲緩。大家想人口興旺，結婚得很早。男子十六歲，女子十三歲，都結了婚。某一個中學校，初中二三年級學生總數為三十八人，年齡以二十歲以內的佔多數，沒有結婚的只有三人。結果怎樣，是很容易知道的：婦人多病，生育不多，子女羸弱；加上天氣過熱和太冷，飲食缺乏養料，不講衛生（婦人生產時坐在灰袋上，故產婦常多危險），沒有醫院，要生存是很不容易的。

和其餘地方一樣，邵陽最多的是農人，其次是商人，再次是讀書人。因為讀書人歷來是做官，做紳士，因此地位最高。學生出門，學校裏寫一張護照，完全照着軍隊裏所發的一樣，命令着「沿途駐軍不得留難，切切此令，須至謹

照者』。上面再用硃砂在『爲』字上塗下一個大點，在有些字旁邊加上幾個紅圈。於是拿着這護照的學生便可通行無阻，不受檢查盤問了。在中學校裏畢了業，便有人送捷報到他家裏，貼在他的門口，說要由教育廳廳長省主席『轉呈國民政府大學院以小學教師及普通文官任用』。但是否有小學教師或普通文官可做，要看命運，要看會不會鑽營了。

四 送窮鬼——邵陽風土之一

陰歷正月初五，在南方是接財神的日子，但在邵陽，却是送窮鬼的日子。一送一迎，一懼一喜。一個是消極，一個是積極，目的都是一樣。南方之神，年年奉行的多是商家，一般住家大概都已沒有什麼表示。

鬼，却是家家戶戶都做的。

這一天天還沒有亮，大家就起來，爭先恐後的放鞭炮，有的從房內一直燃放到大門外，把窮鬼嚇了出去，一面舉行大掃除，把房內的塵土全掃到大門外。平常掃地都從外面掃進來，把塵土當做了財寶，這一天把塵土當做了可怕的窮鬼，所以往外掃。雖然過年纔五天，紙窗纔新糊過，但時常起大風，有一二天便被刮破的，這一天早晨必須補好，地上如有洞，也得塞住，怕窮鬼從這些窟窿裏鑽出來。這叫做塞窮窟窿。這一天大家要吃餛飩，也叫做塞窮窟窿，因為喉嚨也是窟窿之一。

明陳耀文所作天中記云：「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按池陽在今陝西涇陽縣北，和郃陽同屬舊關中

道，故風俗略同，但日子却差了許多。又因為邵陽沒有水，所以只把塵穢掃到大門外，不投水中。

五 招魂——邵陽風土之二

隨

陰歷正月初七，舊稱人日，邵陽俗呼人七日，是招魂的日子。凡出門在近

記 瑣

處的人，這一天都須回家過夜。大家吃一頓餛飩，叫做吃壽星餛飩。天將黑的

時候，在土地神像前點上一對長燭（每家都有一尊泥塑的土地像，置在大門內牆龕間），房內也燃蠟燭，好讓魂魄回來時，容易辨別門徑。就寢前，家長在門口喊着家裏的人的名字，叫他回來，房內有一個人代替着大家回答着：

這情形頗像我的故鄉的招魂。故鄉的招魂並沒有一定的日子，而是在誰生了病，以爲吃了嚇走了魂魄而舉行的。招魂的時間也在晚上，但在灶神的前面點着香燭，請灶神幫忙的。灶上取去了鏊子，放一米篩（通常把米篩當做避邪的法寶），一碗清水，一只空碗上覆着一張皮紙。一個人喊一次某人回來，用小指鉤一滴清水到覆紙的碗上，一個人在灶洞口回答着『來啦』。待紙上的水越滴越多，紙將破未破時，紙上就顯出一二顆晶瑩的圓滑的水珠，以爲那就是魂魄了，便端着這碗，一路喊着應着走到病人身邊紙，把紙揭成團，用牠拍拍病人的額，再將碗內的水給他喝一二口，就以爲魂魄囚到病的身上了。

但在邵陽，不論有病沒病，是都須在正月初七日招魂的。

西清詩話載方朔古書云：『歲後八日：一日鴨，二日犬，三日豕，四日

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荆楚歲時記云：「人日翦綵爲花勝，或鏤金箔爲人勝以相遺，故唐人謂人日爲人勝節。」現在這種風俗似已不易見到，今人亦多不知人日爲何日的，邵陽人雖保留了人日的名稱，但風俗却完全不同了。

六 逐雀兒——邵陽風土之三

雀兒在農家有着很大的害處，牠成羣結隊飛來，可以搬走許多稻麥。中國人向來對牠沒有辦法，只好聽其自然，邵陽人却年年一度，在正月十一那一天要趕逐一次。

這一天清晨，天纔發白，一個人就在房內燃放鞭炮起來，弓

鞭子趕打着，從每間房裏趕到天井，從天井趕到門口，又從門口趕到土堡外的晒場上（每一家人家，都有一塊空地作為打麥晒麥用）。隨後又把雀兒從自己的晒場上趕了出去，讓牠進了別一家的晒場。雖然這一天的雀兒早已飛的飛走，躲的躲開，但大家相信這麼做一番，一年裏就不害農事了。

七 老鼠嫁女——郟陽風土之四

老鼠和雀兒一樣，是一種有害的動物，牠最會損耗人家的東西，所以在北方，牠的名字又叫做耗子（但在關中仍叫老鼠）。這東西晝伏夜出，靈捷狡獪，很有一點神祕，所以許多地方的人怕了牠，無法奈何牠，便想出了一種方法，客客氣氣的想把牠送了出去。郟陽的老鼠嫁女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正月十二那一天，邵陽人把磨支了起來，讓老鼠們去吃磨內剩留的麥粉之類的東西，給牠們做喜酒。大家又煮了一鍋杏仁，預備正月十五吃，十二那一天先把牠煮熟，捻下杏仁衣，撒在地上。杏仁衣是有點紅色的，給新娘子戴在頭上做鳳冠。到了晚上，大家在天將黑時就睡了覺，不點燈，讓老鼠們大膽地出來吃喜酒，嫁女兒。到了半夜，姑娘們常躡着足走到磨邊，耳朵湊在磨中的洞口傾聽老鼠嫁女的消息。據說可以聽到老鼠們的脚步聲，說話聲，嘻笑聲。

浙江永康也有老鼠嫁女的風俗，時間是在正月初二，和邵陽的差了十天。他們也不點燈就睡了覺，放一點殘燭在牀上，作為送嫁的禮物，給他們做花燭，那裏有兩句話云：『你把牠靜一夜，牠把你靜一年。』

甯波沒有這風俗，但正月初一也不掃地，也不點燈，意思是塵穢和油都是

財，一年第一天不掃出去，不消耗，全年便積得很多。而實際，這種風作也臨中給與了老鼠們放肆的機會。

八 從冬天裏逃出來的春天

春天在郃陽，甚至可以說，除了陝南一部份，陝西的春天是被冬天關住了的。風佔據着整個的冬天，又壓住了春天的逃遁。牠整天整夜巡行着，把地上灰白的塵土捲到了空中，於是天上的顏色也全和地上的顏色一模一樣了。幾個月來看不見青天。只有那白日，真正的白日，在塵灰中模糊地露着哭喪的臉，失了魂魄似的忽隱忽現的蕩漾着。

沒有樹，但像有森林在嘯，火車在叫，汽車在狂馳。扯着紙窗，飛着瓦

片，襲擊着人的眼目，推動着人的脚步。看不見花草，看不見春天。冬天一過，夏天就接着來了。

但在夏陽，春天却從冬天裏逃出來了。

隨
縱
填
記
清明節後兩天，我騎着驢子出了城，往東南三十里外的夏陽去探望我所渴望的春天。

一路仍像來的時候冬天的氣象，只麥子出了幾寸長的土。野草是沒有的，偶然看見樹木，也還未萌芽。經過幾個村莊，都用幾個大木支起了一個很高很大的鞦韆，婦女們成羣的在那裏圍繞着遊戲，一個六七十歲小脚的老婦人抱了孫子，也在打鞦韆。她們都是從小耍慣了的。年年寒食前後一星期，婦女們都做這遊戲。這原是由戎的遊戲。唐朝的寒食節即有女子玩鞦韆，男女場。

俗，現在男子在寒食節踢球的遊戲已經沒有，惟有女子的遊戲還保存着。

夏陽鎮在黃河灘上，是通山西的要道，即漢韓信襲魏，以木罌渡河處，預備木罌的地方，據說在今夏陽西十里的靈村。靈村已在黃河邊，但因在高原上，所以和別處一樣的乏水。我見到的一個井約在百丈左右深，汲一桶水，須四五個人吃力地扳動着轆轤。靈村的堡外有一座人工似的小山，叫似蠟子山（陝西最多蠟子，俗於谷雨日畫符貼門上驅蠟子），上面倒有一些樹木，但這時也還全未萌芽，這裏的春天是要到夏天纔來的。

然而下了一個坡，春天却已經在夏陽了。

從高坡上望去，綠色的夏陽一直延長到視線盡處。沿着黃河灘上南行，春天佔據了半里寬十幾里長的土地。

三步一株五步一株的高大的柳樹榆樹，全發了芽，間夾着的杏花桃花已經落紅滿地。車路的西邊還是乾燥的灰白的粘土，車路的東邊便是滋潤的肥腴的黃土了。一切都是藝術的：那樹木，那田地，那水溝，都非常的整齊而清潔。到處都非常幽靜，新鮮。我彷彿回到了南方似的。一樣一樣的菜蔬都長得高大而肥美，像在福建所見的一樣。

夏陽的春天爲什麼能從冬天的禁閉中逃遁出來呢？開這禁閉的鎖的鑰匙是漢。這是一個特別的水名，別的地方沒有的。爾雅云，「漢大出尾下，」郝懿行作義疏，說，「漢水噴流甚大，底源潛通，故曰出尾下。」水經注云：「（漢）水出汾陰縣（山西）南四十里，西去河（指黃河）三里，平地開源

稻二百步，南北百餘步，與郟陽澆水夾（音）。上又有一澆，皆相潛通。」又云：「（郟陽）城北有澆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於河。又於城南側中有澆水，東南出城，注於河。城南又有澆水，東流注於河。」這裏所謂郟陽城，即指現在的夏陽鎮，因從前的縣城是在那裏的。

現在夏陽的澆，只有三個，據說尚有兩個已經乾了。黃河渚中的一個也還在。河水是黃的，但澆水却非常清，並不深，可以看到底。在岸山的三個澆都很小，附近的灌溉全靠的這澆水，農夫開了許多溝，引 flowing 水出去，但水永不會乾涸，甚至減淺，也不會高溢出來。

夏陽的古蹟除了不可靠的帝畧墳外，尚有一不可靠的子夏石室。據說子夏曾在這裏講過學，因此後人給他造了一個亭樓，塑了像，立了許多碑。

九 遠眺中的華山

當我由潼關向北行，往郃陽去的時候，雖然曾經首先沿着華山西行了一二十里的路，但那時，正在陰閣的冬天的灰霧裏，看不見華山的全景，隨後折向北行，華山更被驛車的篷所掩住了。春去夏來，天氣漸漸清明，慢慢的看不見了青色的天，當我快要離開郃陽不久以前，有一次忽然看見了遠處一帶隱約的山脈。我驚愕地聽人家說那就是華山，正懊惱着平日不會注意到，不久就循着原路南行了。

現在是下坡的路，天氣又非常靜朗，我的面正對着華山。牠佔據着正南的一帶，又若斷若續的蜿蜒到東南的一角。我越走越近，牠越高越大越清楚，我

纔明白了那蜿蜒在東南角的是黃河東邊的首陽山。

兩天裏，從早到晚，華山的頂上始終浮着銀白的光輝的雲。那雲彷彿凝結在一團，沒有動彈過。

第二天下午，華山離我愈近愈清楚了。最高的一個峯像一朵半開的花，頂是平的，沒有峯尖，而是方的。我相信華山的名字就是因這個峯的形狀而來的了。兩邊有幾個較低的尖的山峯，像和中峯不相連接的樣子。

過了不久，我忽然看見了一個可怕的面孔。那是一個鬼怪，他禿着尖頭，尖着下巴，墨一樣黑的臉上露着一副歪曲的嘴臉。眼睛，鼻子，嘴巴，是幾點白的小孔，彷彿已經破爛了似的。他站在中峯的西邊。

隨後中峯的東邊也露出了一個面貌來了，那像是一個未脫童子氣的人的面

龐。方頭粗額，濃眉，高鼻，闊嘴，兩隻眼睛大而且深，像一個外國人。他仰着頭朝北側着面，躺着，像睡熟了一樣。

同時在他的東南，較高的地方，又轉出了一個面龐。那是一個女人，韃靼人的模樣。她側着面微微俯視着，高鼻深眼，陰沉嚴肅地在沉思着，她的黑色的頭巾一直披到了肩上，顯出她已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美人。

我的車輪滾着轉着，中峯的東邊忽然又現了兩個細小的奶頭，隨後這奶頭漸漸變成了兩個打坐的和尙。又由坐着的姿態變成了跪的姿態。

離匡華山約五六里，我覺得牠反而比先矮了。在南方，比牠高的山似乎多得很多。牠雖然黑了一點，可是一樣的沒有什麼樹木，彷彿石頭也沒有的樣子。

71 只有在山腳下，車路旁，隨時看見了不少的樹木。

華山的勝蹟在那裏呢？我沒有時間上去，不能知道。人人說上華山的艱難，牠的勝蹟怕就在山路的險峻了。那一條上中峯的路，我在車上遠遠地望見的，沿着峭壁，一直上去，沒有轉灣休息的平地，確實是一條最奇突最險峻的路。

十 華州的金饅龜

由潼關往西一直到長安，沿着汽車路上的風景和隴海路上所見的差不多，隨時可以看見或遠或近的一些樹木。山的顏色雖然比較得高了，但一路上仍沒有看見石頭，只有將近華州的地方，忽然在車路的兩旁發現了一些巖石，石子。但這樣的過了三五里路，又恢復了原樣，一直到長安，看不見石頭。

這事使我驚異，一個同伴便在我詢問之後，在頗簸的車中，告訴給我一個關於這些石頭的傳說。

『大約是明末清初的時候，』我的同伴開始敘述說，『華州地方有一個最有錢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李鳳山，是一個最吝嗇最刻薄的守財奴。他有了許多錢，却是一毛不拔，還做了許多惡事。他相信他的財產幾世吃不了用不了，有

隨 蹟 記
一天竟誇口說：『乾了黃河塌了天，窮不了華州李鳳山。』於是他的罪惡和這

自誇的話到了天上，天神發怒了，派了一個神到華州山脚下的一個寺院裏來做和尚。有一天，這個和尚穿着一件破爛的衣服，便到李鳳山家裏來化緣，李鳳山不但不給錢，並反把他打一頓，趕出去了。他的家裏一個善心的丫頭，看着這和尚可憐，便暗地裏偷了兩個饅頭，送到大門口給了他吃。

「——姑娘——和尙感激地對那丫頭說——這裏快有極大的災難來到了，你是一個好心的人，我願意預先通知你：倘若有一天，你看見這大門口石獅子上的眼睛紅了，你就一聲不響的趕快離開這裏吧，越跑得快越跑得遠越好。不然，你的性命也難保的呢。請牢牢記住我的話吧，並且不要洩漏天機！」

「於是這和尙就忽然不見了。丫頭聽着他的吩咐，天天早晚到大門口去看石獅子的眼睛。」

「過了多少日子，一天清晨，那丫頭果然發現石獅子眼睛紅了。那像是誰開的玩笑，在石獅子的眼睛上貼了紅紙。丫頭覺得和尙的話有了應驗，便立刻拼命的跑了走。」

「就在這一天，華州的少華山崩了。巖石轟轟滾了下來，把李鳳山一家的

人全壓在石頭下，但沒壓着山腳下的那個寺院。

『此後華州就出了一種特別的動物，叫做金錢龜，和錢一樣大，餓上十來天不會死。大家相信那是李鳳山一家人變的，因為他們生前有錢，人參吃得多的緣故。』

隨 蹤 瑣 記
我的同伴的敘述就此完了。他不是華州人，所講的似乎還不十分詳細。雖然是一個罵人太狠的民間傳說，但李鳳山那樣吝嗇刻薄的守財奴，世上是多得很的。

十一 臨潼的華清池

75
過了華州到赤水，到渭南，為汽車路的中心點，隴海路已通車到這裏。由

這裏往西偏南，地勢漸高，車路與渭河愈接近，遠望沙塵如煙，疾馳而行，卽是渭河灘上的飛沙。

從渭南到臨潼，計程八十里，先經新豐縣城，卽杜甫新豐折臂翁所指的地方。縣城南北不到半里，東西約半里，但見頽垣瓦礫，荒虛得很，沒有居民。出了縣城西門，纔見到鄉村似的街道和住屋。據說城中房屋都是馮玉祥時代兵火所毀的。

又西南行，經過項羽會漢高祖的鴻門，驪山愈走愈近，過一人工似的小山，卽秦始皇冢。

驪山爲一黃土的山，和一路所見到的山迥然不同，眼目爲之一新。上有周幽王烽火臺遺址。白居易詩云：「驪山高處入青雲，」實際上驪山是很矮的。

驪山最北峯下面即為臨瀆。山脚下出溫泉。俗傳神女為秦始皇療瘡而隴。就是唐朝華清宮舊址，楊貴妃洗浴的地方。

現在那裏有兩家澡堂，歸政府經營，幾間中國式的房子，裏面開了幾個池湯，每一個池湯約一丈寬，一丈半長，水門汀式的底，水從一個圓洞裏湧了出來，從另一個洞裏流了出去，熱得很，非常的清。白居易詩云：「溫泉水滑洗凝脂，」這水洗在身上，的確連皮膚都滑了。這樣的水，楊貴妃天天洗了，難怪不成凝脂。別地方的溫泉有硫磺的氣息，這裏却一點也沒有。

東邊一家的澡堂後面，有一個井似的圓池，據說是溫泉的源，現在這裏的水是專門吃的。女人洗澡的池湯為泉源首先所經過的一個，據說即為貴妃所洗浴的地方，所以特名這一個做貴妃池。男子不能進去，帶了女人，便可同

三 通 小 叢 書

澡堂的票價最高的一元，此外幾角不等，看在那一個池裏洗。進去了，只要自己有工夫，可以洗了休息，休息了又洗。只是最不便利的地方，在於附近地方沒有清潔的旅店（澡堂裏雖有幾間臥室，是給要人們住的。）潼關來的汽車每天有十來輛，但都在早晨同時開，在臨潼下了車，便再也沒有公共汽車走過。而長安西開的車，也在早晨同時開，在臨潼下了車，也不能再遇到東行的車。所以到臨潼洗澡，只有早晨坐着東行的車，下午坐了西行的車返長安。

從臨潼西行，經過霸橋，滻橋，計程五十里，就到長安了。

十二 長安——今日的陪都

長安的城是偉大而雄壯的，她像北平的城，高大堅固。街道店鋪，住屋，飲食，以及許多生活方式，都像北平。騾車，人力車，水車，也像北平的。街上的土的颜色，土的氣息，也是北平的。

北平有民衆所酷嗜的雄壯的京調，長安有民衆所酷嗜的淒厲激昂的秦腔。北平有很多的古物，長安也相當地豐富。南城的碑林，集合了幾千個歷代的碑，有偉大的十三經全碑，有最高大，碑石最好，雕刻最精的玄宗的孝經碑，有和書坊中摹印出來不同的名家的真蹟。中國字的藝術，完全給保存在這裏了。這不但北平沒有，走遍天下也沒有的。

充滿着歷史的回憶的古蹟，雖然已被時代洗滌得蕩然無存，但那永久不變的天下第一終南山依然橫在長安的南門外。我們可以一級一級的走到大雁塔的

頂上，把終南山全景吸收在眼簾的。

商業的勢力是在山西人的手裏。陝西人經商的沒有上海所見的那般狡猾，也沒有北平人那樣的以客氣和恭敬留住了顧客的腳的力量。

提高文化的呼聲是高的，長安城裏有着大小七八個報館，但沒有什麼雜誌，好的印刷機也還沒有。整個的陝西只有一個高級中學，就在長安城裏。大學是沒有的。

一切的建設，因了天災人禍，交通阻塞，人材經濟缺乏的情況下，顯得遲慢落後。今日的陪都沒有電燈（只有機關和大商舖自用的），沒有自來水。陪都的夜仍保持着古城的夜的黑暗與冷落。西北角上的居民仍在那裏喝着苦井裏的水。

開發西北不是容易的事，呼聲雖然高，還不能說已經開始。西北人是和自然奮鬥慣了的，他們有着堅強的意志和體格。倘使開發西北是有希望的事，則這希望就在這裏了。

二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	名家散文選	英文學習法	兒童戲劇集	超人	鄉間的悲劇	阿Q正傳	野草	地上的樂園	四重與昭君	荒地	文飯小品	素十	愛眉小札
一〇〇一	一〇〇二	一〇〇三	一〇〇四	一〇〇五	一〇〇六	一〇〇七	一〇〇八	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	一〇一一	一〇一二	一〇一三	一〇一四
魯迅郁達夫等	茅盾豐子愷等	林語堂詹文滸等	本局編輯部	謝冰心著	亞先艾著	魯迅著	魯迅著	盧隱女士著	顧一樵等著	方西著	周作人著	陸晶清著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子愷	聖陶	冬兒	懋	平屋	給藻
一〇一五	一〇一六	一〇一七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一〇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二二	一〇二三	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一〇二九
張資平等著	高斯華級等	愛倫坡等	莫泊桑等	克萊斯特等	吉百齡等	劉易士等	法朗士等	霍普特曼等	豐子愷著	葉紹鈞著	謝冰心著	盧隱著	夏丏尊著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程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呻吟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陶	說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	文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	一〇四〇	夏可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滋味	的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體	子	一〇四五	魯迅著
塔	的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運	幕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續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照	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	一〇五〇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	一〇五四	寒燾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迅著
嚴	霜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的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優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霧地★	猥子★	出獄★	五十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圓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實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早見啓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毅天等著	威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	詩	現	名	胡	胡	五	柘	淑	保	迷	一	小	克	華	歸
草	踪	的	代	家	適	適	月	榴	羅	羅	途	個	天	關	脂	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厚卜林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羅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